

《春天与阿修罗》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春天与阿修罗》

13位ISBN编号：9787513318220

出版时间：2015-12

作者：[日]宫泽贤治

页数：192

译者：吴菲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春天与阿修罗》

内容概要

《春天与阿修罗》是宫泽贤治的一部诗集。作为曾经的诗坛“异类”，宫泽贤治至今仍是昭和诗人中独特的，也是日本影响力大的诗人之一，被选为日本千年来伟大的作家第四位。《春天与阿修罗》开宇宙诗风之先河，代表了早期现代诗歌的成就，中原中也、谷川俊太郎等名家直言受其巨大的影响。

《春天与阿修罗》

作者简介

宫泽贤治，日本国民诗人与儿童文学巨匠。全国各地的小学、国中的国语课本都可见他的作品。2000年，日本《朝日新闻》进行了一项调查，由作者自由投票选出“一千年里巨受欢迎的日本文学家”，宫泽贤治名列第四，远远超过了太宰治、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安部公房、大江健三郎和村上春树。代表作有《银河铁道之夜》《风又三郎》，诗集《春天与阿修罗》等。

译者 吴菲，毕业于日本山口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科语言文化专业，文学硕士。译作有《向着明亮的那方》《西域余闻》《浮云》《手锁心中》等。

书籍目录

卷一及补遗

序	3
折射率	7
鞍挂岭的雪	8
山丘的眩惑	9
盗贼	11
爱恋与病热	12
春天与阿修罗	13
春光诅咒	16
黎明	17
云的信号灯	18
风景	19
休憩	20
白头翁草	22
河畔	23
真空溶媒	24
小岩井农场（节译）	35
树林与思想	43
草坪	44
风景观察官	45
岩手山	47
原体剑舞连	48
巨型电柱	51
电线工	52
泷泽野	53
马萨尼埃洛	54
松鼠与彩色铅笔	56
永诀的早晨	58
松针	61
无声恸哭	63
鄂霍次克挽歌	65
桦太铁道	71
铃谷平原	75
不贪欲戒	78
风景与八音盒	80
昴星	83
第四梯形	85
火药与纸币	88
过往情炎	90
一本木原野	92
熔岩流	94
冬日与银河车站	97
手筒	99
自由画检定委员	101
卷二及其他	
序	107
空明与伤痕	111

《春天与阿修罗》

五轮岭	113
人首町	117
痘疮	118
早春独白	119
休息	121
乌鸦	123
海蚀台地	124
自辽杨树下	125
而今来在拐角	127
北上山地之春	129
对面也逢春日来临	132
马	133
牛	135
鸟的迁徙	136
穿越这片森林（寄鸟忆亡妹）	138
薤露青	141
早池峰山巅	144
春	146
夜的湿气与风寂寞混淆	148
孤独与风童	149
奔赴异途的出发	151
寄予晓穹的嫉妒	153
来自未来圈的影子	155
奏鸣式的说明	156
风吹呀吹	158
有关国立公园候补地的意见	160
图案草稿	163
种山原	165
岩手轻便铁道七月（Jazz）	167
关于山之晨明的童话式构想	170
住居	173
葱岭先生的散步	174
不畏风雨	177
星移斗转之歌	179
牧歌	180

《春天与阿修罗》

精彩短评

1、文/夏丽柠1896年，宫泽贤治生于岩手县的商人之家。家道殷实的他，却格外关注农民的劳作疾苦。从农业大学学成归来，他决定赴农村任教，彻底摆脱了富家子弟的生活。由于宫泽家笃信宗教，自小贤治就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中学时代，他对文学和自然颇显热爱。这些特质令他的童话和诗歌都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形态，而在观察视角和思考境界上愈发宽阔。宫泽贤治在短暂的三十七年人生里，创作了九十四篇童话和一千多首诗歌，除了在世时的一篇童话《过雪地》获得过稿费，童话集《花样翻新的饭店》和诗集《春天与阿修罗》都是他28岁时自费出版。相较于诗歌，宫泽贤治的《银河铁道之夜》、《风之又三郎》和《猫的事务所》等童话更为读者所熟悉。可是，唯一的诗集《春天与阿修罗》不仅反映了宫泽贤治的童心，更体现了他对于宇宙、自然以及人类生活的深邃思考。本诗集分为二卷：第一卷是作者依傍岩手山的古老山脉而作；第二卷是在县农业学校任教四年之中，最后两年的手记。宫泽贤治在诗集的序言中说：“称之为‘我’的现象，是被假定的有机交流电灯的一盏青色照明。”试想在大约百年前的寄生火山脚下，有位忧郁的年轻人，在青灯照影之下，不停地诘问自己的时候？我们不禁要被他汹涌的哲思所折服了。随后，作者笔锋一转写起了“鞍挂岭的雪”：“朦胧的暴风雪，送来一线希望的，只有那鞍挂岭的雪。”所有诗人的体质里都有挥之不去的童真。像顾城、海子，他们都用最自然的体验去书写内心感受。童谣诗人金子美铃的“向着明亮那方，哪怕一片叶子，也要向着日光洒下的方向”就与宫泽贤治的诗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于他们来说，风雪、光亮、叶子和山恋，是自然的宿主也是人类的朋友。人类，当属自然一份子。超越自然，拥抱宇宙是宫泽贤治诗歌的可贵之处，也是他所处时代的超前意识。我们在诗里能够读到的“另类”诗句，非其他同代诗人所能使用。比如“所有云升起锂的红焰”、“即是说这是两股来自天空的瓦斯气流”等。在他的诗里，我们甚至可以遇见少量的“元素周期表”。贤治关于地质构造的诗句更是奇妙。他在《岩手山》里写道：“天空的散乱反射之中，古旧污黑的残破之物，拥挤的微尘深渊之底，肮脏煞白的沉淀之物。”其实，火山脚下的样貌就是如此，宫泽贤治只不过是诚实地记录下来，即不溢美也不诋毁，这便是一个诗人的智慧与良心。每个日本小朋友都会背诵作者的《不畏风雨》：不畏风，也不畏雨，耐得寒冬，耐得暑……这首诗代表的是宫泽贤治的初心，也是给后世的锦言。活着，就得不畏风雨。转载请豆邮联系

2、文/吴情我们所生存的世界中，存在着诸多的悖论：柏拉图坚决将唤起人类情欲的“诗人”驱逐出他的理想国，我们却毫不吝啬地给他们以“桂冠诗人”的荣誉；苦心孤诣写就了卓越的篇章，作品的创作者却一生穷困潦倒；写在当下的内心感悟，却不得不依赖未来的读者细心解读。这些悖论频繁出现，以至于我们几乎早已习以为常。但细想之下，究竟这一现象是人间常态？还是因为冥冥之中某种未知的力量在起作用？《春天与阿修罗》，一本湮没在历史灰尘中、而后重又被打捞出来的诗集，作者宫泽贤治。宫泽贤治出生于日本一个较为富裕的商人家庭，家庭生活优裕。不过，宫泽贤治自小多病，心思细腻。他目睹农民辛勤劳作之苦，深表同情怜悯之心。大学毕业后，他亲赴农村任教，旨在改变农村的贫困状态。不久之后，他辞去公职，专心务农，在田间劳动中度过短暂一生。就文学创作而言，他为后世留有《银河铁道之夜》、《一个规矩繁多的饭店》、《渡过雪原》和诗集《春天与阿修罗》。宫泽贤治笃信宗教，先后信仰净土真宗和日莲宗（法华宗），在为人处事上讲究积极入世。第一卷中，《折射率》写道：“七森林中靠这边的一处/比水中更明亮/且非常巨大/我却踏上坎坷不平冻结的路/踏上这坎坷不平的雪/朝着前方蜷缩的锌云/难道要像个阴郁的邮差（抑或像阿拉丁获取神灯）/不得不匆忙赶路吗”结尾一句虽然表示疑问，肯定之意却占据大半；人生之中，选择太多，选择一个，则意味着抛却其他的可能性，这种对未知的好奇和犹疑，在“一”中求“多”的心理，道出了每一个体的为难。这不禁令人想起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歌《雪夜临边驻足》尾两句“还要走好里才能安睡/还要走好里才能安睡”，虽然表达有所差异，妙处却彼此相通。人生一世，劳累辛苦；必然无奈之外，须得修心超脱。从人生经验和宗教教义出发，宫泽贤治诗歌中反映的个人思想趋于思辨。他不固守某一观念，而是以人生为指向，以哲思代替回答。《鞍挂岭的雪》写道：“可以信赖的/只有鞍挂岭的雪/不论原野还是树林/都变得濡湿或黝黑/丝毫无以指望/尽管确如那酵母一般/朦胧的暴风雪/送来一线希望的/只有那鞍挂岭的雪”。大雪无情，而天地万物欲求生存，仍需从雪中挣脱，茫茫的绝望之中蕴含着生命的曙光。《春天与阿修罗》一诗集中，宫泽贤治偏爱山、岭、树、云、月等自然意象以书写自然之真，同时，他也用了不少新式名词，如“八音曲”、“标本”、“荷兰乳牛”、“电线杆”等等，借此表达时代之更新和诗义之扩展。在意象的使用、剪裁和组合上，他将自

《春天与阿修罗》

然之意象与心理之意象打通贯穿，构成了绵密多元的意象群，让不少诗歌在宗教氛围中难解难释的同时，散发着别样的智趣。时间总在流逝，文学依旧故我。真心喜欢宫泽贤治的人，有望能够再次从诗集《春天与阿修罗》中见识到那位主张“没有全人类的幸福，就不可能有个人的幸福”的诗人、童话作家。宫泽贤治生前不曾因文学而留名，等到故去之后却受到了读者和评论家的热捧，这一结局，果真悲哉？文学毕竟是一项事业，而非一项职业，作家能从自己的作品中得到的，除了慰藉，本不必有其他。宫泽贤治便是这句话的写照。宫泽贤治的诗歌内涵幽微，等待每一个认真的读者去大胆亲近，小心发现。如要转载，【豆邮】联系。

3、在这个不美好的世上，最美好的童话总是悲伤的。它们都是用饱受自我牺牲的崇高与孤独所折磨的灵魂写成的，满溢着无边的悲哀，原原本本地呈现出生命本身的重量。1933年9月，日本有一个人与世长辞了。他是一个孤高的人，你也没办法随使用一个形容词把他框在某个既定的领域。有人说他是一位童话作家，但这个人生前仅仅自费出版过一部童话集（而且连一本也没卖出去）。他留下来的绝大多数是没有发表过的手稿。然而他死后，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声誉——关于他的人及作品的研究专著，就是几百部之多。日本甚至发行过他的纪念邮票。这个人名字宫泽贤治。宫泽贤治一生仅活了三十七个年头，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人与作品一样，单纯而又复杂，他是一位童话作家，一个诗人、教师、农艺改革指导者，还是一位悲天悯人的求道者……在日本，宫泽贤治这个名字早已是家喻户晓。1998年，日本《文艺春秋》杂志进行了一项题为“二十世纪你最喜欢的十本日本著作和十本海外著作”的调查，宫泽贤治的童话《银河铁道之夜》名列第十二名。在书里，银河空旷、坦荡，列车奔驰在夜的星空似乎没有方向，也无法预测终点将在何时何地到来。忧伤的少年在人生虚妄而伤感的旅途中，就这样缓慢悲伤地成长。但他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所搭乘的列车，终点不会是伤感的归宿，而是银河最深处幸福恬静的天堂。2000年，日本《朝日新闻》又进行了另外一项调查，由读者自由投票，选出“这一千年里你最喜欢的日本文学家”。宫泽贤治名列第四，远远超过了太宰治、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安部公房、大江健三郎以及村上春树。世界がぜんたい幸福にならないうちは個人の幸福はありえない——在全世界变得幸福之前，没有个人幸福可言。这是宫泽贤治的名言。宫泽贤治的时代距今近一个世纪，也许文明的巨轮毫不留情的向前走，但留下的轨迹总有一些是永恒不变的——对纯净心灵的向往，对永恒生命的追求以及坚持有梦的痴心盼望。而这些，早在近一个世纪前的宫泽贤治就透过他的笔，化成一篇篇绝响，响在我们的耳际心间。宫泽贤治留下的这唯一一部诗集，始于二十二个月之前的那个方位，依靠动用纸张和矿质墨水，被执着地保存到了现今。它的明暗交替的每一段链条都是我心中场景的素描。对此，人、银河、阿修罗、海胆，一边呼吸着宇宙的空气，或吞食着尘土和咸水，还一边各自展开这新鲜的本体论思考，但这一切最终不啻心中的一道风物。

4、初次接触宫泽贤治的作品，读的是一部中篇童话，叫《银河铁道之夜》。整个故事里都弥漫着感伤和忧郁，但同时也给人一种如梦幻般的诗意。而今读到的宫泽贤治的这部诗集，同样是多多少少地在作品中融入了作者的感伤，但这种感伤与他的童话作品一样，并非是为了个人的遭际而抒发。他所关注的，是整个人类。即便是身患病痛，他诗歌中所表达出的那略带感伤的情绪，也是为了整个人类。这种悲天悯人的诗心，与那独有的童真，大抵上是因为宫泽从小便热衷于接触大自然并长期沉浸于山野考察的经验中，才形成了这样一种真挚单纯的诗风。由于视角之开阔高远，因而在《春天与阿修罗》这部诗集中便呈现出一种大气而玄奥的气象。整个宇宙在他的笔端铺展开来，而读者便随着他的诗歌，走进了一个既超离于现实之外，但又不离现实的世界。宫泽诗歌喜用充满着童真童趣的意象，诸如“银河车站”、“云的信号灯”、“蓝眼睛的沙泥蜂”等，这种童真赋予了诗作轻盈奇幻的韵味，这是一个始终保持着对大自然乃至对一切生命的爱的“大男孩”，在面对他所爱的世界时抒发出的咏叹：它是自然流露的，而非刻意造作的；也是带有对天地万物之哲学探索和个人思考的，而不仅仅停留在抒情赞叹上，如《昴星》，作者在诗歌即将结尾处举例说明佛家所谓的“无常”，这种辩证的哲理以诗性的语言表达出来，便具备了分外打动人心的力量，因为这些诗句无情而深刻地揭示出关于“惟变化才是不变”的真理。诗人的这些思考结果看似残忍，却又何其真实，他戳破了世人的幻梦，但正是这同一个人，他又在诗歌中营造出幻梦般的美感。宫泽诗歌中洋溢着的童真，这与他的人文情怀和宗教情结不仅不相违背，而且正是互相印证：唯有心地纯真无私之人，才会真正地关怀他人，而不是凡事都为自己考虑。也正因此，宫泽在成年之后一直致力于农业发展。他的初心便是，尽一己之力，利益更多的人。用佛家的说法，这是一种慈悲之心，只有放下了对自我的执着，才有可能去关爱其他人。但作为一个诗人，是根本无法放下自我的执着的，比如，个体对生活的感悟、对感觉的把握

《春天与阿修罗》

，这些都是带有鲜明个人色彩的东西，如果真的全盘放下，那是断不可能写出带有个人风格特色的诗作的。宫泽的诗心扎根在现实的土壤之中，而他的童真则将读者引领至远天之外。这本书，如果能够再加入一些序言或译后记等作为了解作者生平的补充，那么便更好了。就宫泽贤治的诗歌文本本身而言，我们倒不必拘泥于这些诗句，如果放开自己的想象，在诗人营造出的诗境中神游一番，想来会是一种有趣的体验。

5、准确地说，本书只是『春と修羅』的选集。所选篇目主要来自『春と修羅』第一集（宫泽贤治生前出版过的唯一诗集）以及作者生前未及出版的『春と修羅』第二集。因时间和篇幅的限制，选译难免会漏掉一些名篇，但总体说来还算顾及了这两部诗集的主要篇目。此外《雨二モマケズ/不畏风雨》摘自作者的手帐，这首诗在宫泽贤治的诗作中堪称异数，同时又是他最富盛名的代表作。《星めぐりの歌/星移斗转之歌》和《牧歌》是歌词，曾出现在作者创作的童话和轻歌剧中。书中作品除最后三首之外，其他都依照原文标记了日期。宫泽贤治生前一直在不断地修改诗稿，所以这些日期的更大意义可说是在于记录创作该作品的起始日。翻译文本主要根据筑摩书房《新校本 宫泽贤治全集》所收录的作品的“最终型”。另外还需说明的是，这本《春天与阿修罗》的旁注非常详尽贴心，除部分简单的译注之外，全都是编辑的功劳。特在此表示感谢！对本书感兴趣的读者，之前大概多多少少都读过宫泽贤治的童话。这些诗歌与童话在创作时间上有着相当的重合。若以时间为轴，来回顾宫泽贤治作品和人生历程，应该比讲故事更能说明其中的关联。（具体可参见译者编译的宫泽贤治年谱<http://book.douban.com/annotation/36175422/>）谷川彻三把宫泽贤治的诗作大致分作五类，界定非常清晰，可以让我们对宫泽贤治诗作的全貌有所了解。五种类型分别是：一）诗人称之为“心象素描”的类型，『春と修羅』第一集到第四集所收的诗歌多属于此类。二）以抒情的纯粹性贯彻始终的作品。其典型有收录于『春と修羅』第一集的《永诀的早晨》《松针》《无声恸哭》等作品。三）诗歌所体现的社会感情“具有某种倾斜”的类型。即那些表达对理想的农民生活的向往，以及反映出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作品。主要出现于『春と修羅』第三集，如《稻作插话》等作品。四）文言诗。这一类的特色在其表现形式，尤其在以七五、五七的双四联为中心的定型诗的尝试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五）“不是诗的诗”。包括《不畏风雨》和《肺炎诗篇》的大部分。这些作品是病榻上的暗自祈祷或自戒之语，既非如此，也是在一种与作诗的意识有所不同的意识下写成的不是诗的诗。按照以上分法，《春天与阿修罗》所收录的作品主要属于第一、第二和第五类。宫泽贤治称之为“心象素描”的诗作大多艰涩难解，同时又有着不可思议的魅力，从『春と修羅』面世到九十多年后的今天，许多作品从构思到语义依然存在难解之处。但读者因此拥有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也为各路学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研究素材。据说宫泽贤治的许多诗作和童话都创作于行走途中，朗读时往往能体会到这种“步行的节奏”（井上厦语）。的确，听过众多名人朗读『春と修羅』这首作品，其中尤以木村功如快步行走般迅疾的语速读出的诗句最为动人。从『春と修羅』到《春天与阿修罗》，但愿译文在一定程度上还算是保住了这种内在的节奏感。在翻译过程中查阅资料时，抄译了一些宫泽贤治研究者对『春と修羅』的解说和分析，直接借来，仅供参考。【贤治并未只为诗而活。他更深一层的本质在于身为一个实践者。不论诗还是童话，都只是他作为实践者的一种本质的映现，只有如此，才能正确地理解他。如同贤治诗作的最高峰《不畏风雨》之所以是“不是诗的诗”，缘由也在于此。而且他的天赋将所见所思都悉数化作了诗。『春と修羅』第一集的各篇即是最初的爆发。他不称之为诗，而是称作“心象素描”，诗一般的作品。这些作品较之《不畏风雨》更具有丰富的诗性，显然是一种创作。然而这些终究只是在一个个瞬间里映照于心的心象的素描。这些长久以来蓄积在心里的精华，并非如同可以采撷的珍珠，也非炼金术士在密室中经过怪异复杂的操作炼成的金丹，而是时常焕发着即兴的色彩。对自己的诗，贤治一直在不断地推敲。不仅是文言诗，『春と修羅』所收各篇也留下累累的推敲痕迹。所以上述并非关乎表达的技巧，而仅限于论述其构思与表达的特性。古典式的纯化、深沉、紧密、精炼等特征在这些作品中是看不到的。……他的诗歌表现中包含了无法入诗的东西。这些东西并非不足，而是过剩。也就是说，他非但不是不够充分的诗人，而是太过于诗人了。而同时，他并未像世间常有的诗人那样，把诗单单看做是诗。不论采取诗以前的说明式语言或冗长的形式，还是写成了超越了诗的、作为实践者的祈祷或愿望的表白。——贤治的天才在于把不能入诗的东西强力地纳入了诗中。……要说贤治诗歌的独特之处，很显然还是在其“心象素描”。今日不成其为诗的东西在日后成为了诗，诸多事例证明着这一点。贤治的一些诗作在今天甚至已带有古典的风骨。他的诗与他的童话一道，为更广阔世界所拥有的那一天应该不会太远了。如“心象素描”以前的短歌（和歌）以及后来的文言诗所显示的那样，对贤治而言，古典的形式是驾轻就熟的。之所以未采用那样的形式，是因

《春天与阿修罗》

为他要捕捉的是若不用“心象素描”的形式就无法捕捉的东西。并且他的确捕捉到了。依照大乘佛教的世界观，万象不过是心的姿形。“心象素描”想要显示的是一个个瞬间里映照于心的万象的永恒。如：称之为“我”的现象是被假定的有机交流电灯的一盏青色照明（所有透明幽灵的复合体）与风景及众生一起频繁焦躁地明灭着 俨然是确凿地持续点亮的因果交流电灯的一盏青色照明又如：关于这些人、银河、阿修罗、海胆食宇宙尘埃或吐纳着空气和盐水何不也各自思考新鲜的本体论 毕竟那也是心灵的一道风物 只是被确切记录的这些景色 得以记录的原样的这番景色 它若是虚无的话 虚无本身即是如此 至某种程度相通于众生（如同一切是我中的众生 故也是众生各自中的一切）『春と修羅』的序即传递着此中的消息。】——谷川彻三（哲学家，诗人谷川俊太郎之父）岩波文库1950年版《宫泽贤治诗集》解说关于对“心象素描”这个词的理解，筑摩书房《宫泽贤治全集》的编者入泽康夫对贤治的主要诗稿经过的多重修改的过程做了深入详尽的分析。结论抄译如下：【……贤治的“心象风景”，不能据其名称做安易的想象，以为是在某日某时当场完成的速写，而且也不是将之稍作整理的作品，即便其原形是当场所写，但是在之后的改稿过程中，又经过了重重的转变，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只是其中的一个断面。我们必须带着这种意识去面对作品，在一行一行的阅读中，协同贤治一起，织成读者自身在“无可替代的现在”这个时间点上的心象风景。这恐怕是“真正读解贤治”的唯一的路径……】——摘自筑摩文库《宫泽贤治全集1》（1986年版）解说 另外，关于『春と修羅』第二集的作品，入泽康夫的评价是：【第二集的作品群没有第一集那种明显的“幻想性”和“抒情性”，也没有第三集的“现实性”，因此在创作手法和特色上常常被看做是两者的过渡性作品。……然而不可忽略的事实是，第二集的作品群虽然写于1924-25年间，但我们现在看到的作品，是贤治直到1933年去世的长时间里，不断修改、凝练而成的结果。实际上，在贤治的口语诗作中，花费时间和功夫最多、成熟度最高的作品都集中在第二集。从手法上来看，也展开着多彩的尝试。贤治诗歌的一大特色”对话“和”倾诉“，在第二集里，也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另外，第二集还包括了许多与贤治主要的童话作品有密切关联的诗作。……比如与《银河铁道之夜》的关联，在标有1924年夏季日期的诗群中，尤以一六六《薤露青》等作品最为浓厚。这些对探究贤治童话形成的秘密也是不可忽视的线索。】——入泽康夫 出处同上 以上引用，算是比较“权威”的评介，其实我个人最有同感的评论，是神户的宫泽贤治会会刊（网上版）上读到的一位普通读者的看法。【诗应当用最小限度的语言来象征而不是说明。如精神科医师中井久夫所说的那样，“将语言全然用作征候的即是诗。”所谓征候，就是背负着看不见的世界，即使不被他人理解，此处也只能如此表达，而没有别的语言可以替代。】——堀莲慈《关于贤治的诗》若能暂且搁下我们对“诗”的种种成见，以这样观点去阅读的话，也许可以更自在地欣赏宫泽贤治诗中那些纵横无尽的心象风景。译者 2015年9月21-23日【【代译后记2.0版】】发表于新京报2015年12月20日 书评周刊~~~~~宫泽贤治的心象风景~~~~~《文艺春秋》发行的杂志《文学界》，今年的七月号制作了名为“防止陷入反知性主义的必读书50册”的特集，邀请五十位知识界代表人物各推荐一本心仪的读物并说明理由。在上榜的众多哲学、社会学名著中，东京大学副学长、法国文学研究者石井洋二郎推荐的却是宫泽贤治的诗集《春天与阿修罗》。他认为“没有感性认识为基底的知性才是所谓反知性的真身。”而《春天与阿修罗》能带给读者的是“从诗人身体中抽出的鲜润语言的清冽香气，沉浸其中，定能感觉到干涸凝固的自我也渐渐融化。”“对宫泽贤治这样的诗人而言，知性与感性在本质上是密不可分的。”诗集《春と修羅》于1924年4月由诗人自费出版，初版仅发行一千部，当时只得到草野心平等少数诗人的重视。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宫泽贤治的许多诗歌和他的童话一样，成为日本文学史上不朽的名篇，如今依然拥有历久弥新的魅力。可惜的是，相对于宫泽贤治童话的各种中译本，他的诗歌在中国一直鲜有译介。中文版《春天与阿修罗》从作者生前出版的唯一诗集《春と修羅》以及未及出版的《春と修羅》第二辑中选译了约八十首代表性的作品，虽还不够全面，但也可说是开启了宫泽贤治诗歌中译的序章。【人生】是日本家喻户晓的诗人 宫泽贤治于1896年8月出生在日本东北岩手县的小城花卷，父亲是经营当铺和旧衣贩卖的商人，同时也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宫泽自幼笃信佛教，成年后对以法华经为教典的日莲宗的信仰更是到了几近狂热的地步。但他又是一个科学爱好者，喜欢研究矿物和植物，并热心研读当时最新潮的科学和哲学著作。当然他也热爱文学和音乐，早在小学时代就开始创作诗歌。中学毕业后，贤治顺利考入当地的农业学校，三年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之后回到家乡的农校执教，身为农校教师的约四年时间也是贤治诗歌创作的高峰期。这本《春天与阿修罗》收录的作品大多创作于这一时期（1922-1926年）。宫泽贤治最广为人知的诗歌代表作当属《不畏风雨》（又译《不惧风雨》《不输给风雨》等），开头四句，在日本可谓家喻

《春天与阿修罗》

户晓，人人能诵。这首作品早在1939年就以《北国农谣》为题译介到了中国。译者是当时身在日伪北大任教的钱稻孙。对尤擅日本古典文学的钱稻孙而言，将现代诗翻译得工整贴切也许是轻而易举的事，总之钱译至今看来依然堪称完美。全文如下：不畏风兮 不畏雨 耐得寒冬 耐得暑 壮实身躯 澹无欲 嘻嘻镇日 不瞋目 糙米四合日三餐 少许黄酱少许蔬 凡百锱铢非所计 但将闻见 记清楚 大地悠悠松树林 林中茅屋是吾庐 东家儿病 为看护 西姥稻草 吾代负 南邻老人临大限 往慰殷勤愿无怖 北邻相争成诉讼 劝毋争讼伤情趣 旱笃仰天泪空流 夏遇严寒悯无措 人皆呼作木偶儿 不闻称誉 不为苦 如斯人兮我愿之 如斯人兮我所慕 （来源：1939年2月18日《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月报》）

《不畏风雨》是1931年冬天宫泽贤治于病中随手记录在手帐上的诗句，在他留下的众多诗歌作品中属于“不是诗的诗”（谷川彻三语），与其说是创作，更像是自然流露的心中祈愿。诗人病逝的翌年（1934年），这首诗一经公开，便广受欢迎，如今已然是宫泽贤治最负盛名的代表作。或许正如诗中所祈愿的那样，宫泽贤治在世时一直在尽力履行这些愿望，所以这些诗句也格外具有激励人心的力量。

【作品】显示瞬间里的万象永恒 然而宫泽贤治的诗歌并非都是《不畏风雨》这般风格。《春与阿修罗》出版时，宫泽贤治拒以“诗集”称之，而是在书封的显著位置标注了“心象素描 春天与阿修罗”的字样。如同“心象素描”这个独创的定义，书中收录的七十首作品从形式到内容都堪称全新的现代诗。如序中所写的那样：“称之为‘我’的现象/是被假定的有机交流电灯的/一盏青色照明/（所有透明幽灵的复合体）/与风景及众生一起/频繁焦躁地明灭着/俨然是确凿地持续点亮的/因果交流电灯的/一盏青色照明/（光芒常在那电灯却消失）//这些是二十二个月里/自感知为过去的方位/以纸和矿质墨水缀写/（一切伴我明灭/众生同时感受的事物）/得以持续保有至此的/影与光的每一环节/原样的心象素描”。

对于如何理解宫泽贤治的这种创新，哲学家谷川彻三（诗人谷川俊太郎之父，也是以研究宫泽贤治而闻名的学者）的观点是：“如在‘心象素描’之前创作的那些短歌（和歌）以及后来的文言诗所显示的那样，对贤治而言，古典的形式是驾轻就熟的。之所以未采用那样的形式，是因为他要捕捉的是若不用‘心象素描’的形式就无法捕捉的东西。并且他的确捕捉到了。”依照大乘佛教的世界观，万象不过是心的姿形。“心象素描”想要显示的是一个瞬间里映照于心的万象的永恒。

除了将心象风景与诗人所居住的岩手县一带的四季景象融为一体的“心象素描”之外，不能不提及的是《春天与阿修罗》第一辑中诗人写给妹妹敏子的一组悼亡诗。贤治与敏子兄妹年龄仅相差一岁，自幼感情甚笃，敏子天资聪颖，学业优秀更在贤治之上。她也是贤治人生中为数不多的知音之一。可惜敏子自大学毕业前夕身患肺病，年仅二十五岁就离开了人世。《永诀的早晨》《无声恸哭》《松针》等作品写于敏子去世当日，悲情激越，令人为之泪下。这之后宫泽贤治几乎所有作品都染上悲怆的色彩，敏子的身影时常出现在诗人描绘的心象风景之中。

【翻译】最想保持诗人的节奏感 宫泽贤治的诗歌虽以难解著称，但是并不妨碍这些作品被广为传诵。这恐怕要归功于诗中内在的节奏感。虽然不是传统的定型诗，却非常适合朗诵。据说宫泽贤治的许多诗作和童话都创作于行走途中，朗读时往往能体会到这种“步行的节奏”（井上厦语）。的确，听过众多名人朗读《春天与阿修罗》，其中尤以木村功如快步行走般迅疾的语速读出的诗句最为动人。翻译过程中，最想保住的就是这种内在的节奏感。译者不是诗人，很难说这个愿望达成了几分。至于押韵和语言的润饰，是译者想要尽量克制的。因为不想用自以为有诗意的语言去勉强修复因翻译而折损的诗形、诗境。对于历经种种艰辛呈现出的这些中文的“心象素描”，如果读者还能从中欣赏到“曲折率”较少的宫泽贤治的心象风景，译者的努力就可算是没有白费了。

十年前翻译的金子美铃童谣诗与宫泽贤治的诗歌说来都是自由开放的大正文化熏陶下诞生的诗作，在九十多年后的今天读来依旧生机勃勃，然而两者性格截然相反。金子美铃的作品仿佛人见人爱的清丽小花，语言简单直白，却蕴含最根本的哲理，不读诗的人也能顿悟其中的深意。而宫泽贤治的作品更像隐藏着许多矿脉的富矿，一旦开采，定能有出乎意料的丰硕收获。《春天与阿修罗·序》的末尾写道：“所有这些命题/作为心象和时间本身的性质/都将在第四次元的延长之中得到主张。”热爱新事物的宫泽贤治一早将相对论的概念引入了诗中，他的心象似乎也总是在生与死，现在与未来，日常与非日常之间自由地“穿越”，这种“穿越”的视点也可说是解读宫泽贤治诗歌的一把钥匙吧。 王菲（《春天与阿修罗》译者）【“ ”】

“他的诗歌表现中包含了无法入诗的东西。这些东西并非不足，而是过剩。也就是说，他非但不是不够充分的诗人，而是太过于诗人了。而同时，他并未像世间常有的诗人那样，把诗单单看做是诗。不论采取诗以前的说明式语言或冗长的形式，还是写成了超越了诗的、作为实践者的祈祷或愿望的表白。——贤治的天才在于把不能入诗的东西强力地纳入了诗中。” ——谷川彻三 “贤治的

《春天与阿修罗》

“心象风景”，不能据其名称做安易的想象，以为是在某日某时当场完成的速写，而且也不是将之稍作整理的作品，即便其原形是当场所写，但是在之后的改稿过程中，又经过了重重的转变，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只是其中的一个断面。我们必须带着这种意识去面对作品，在一行行的阅读中，协同贤治一起，织成读者自身在“可替代的现在”这个时间点上的心象风景。”——入泽康夫（《宫泽贤治全集》编者）《春天与阿修罗》 作者：宫泽贤治 版本：新星出版社 2015年11月

6、因为电视剧出现的关系，偶然了解到宫泽贤治，当然，还是那首《不惧风雨》。不过字幕组的翻译质量较高，配合场景和音乐的渲染，反复揣摩，确有触动。因此便拿了吴菲译本的《春天与阿修罗》来读。虽然在阅读之前已经猜到诗歌翻译多少存在着情感力丧失的可能，真的读到变成中文后的诗歌，还是感到味同嚼蜡的无奈。我粗暴的对照了字幕组和译本的不同翻译，猜测吴菲的译本可能绊在了老生常谈的抠字眼之难上。意象都翻译了，也很丰富，句子都通了，也有用心营造，但是总觉得缺了什么。如果宫泽贤治的诗歌是这样的断裂，缺乏张力，我不相信日本文坛会接纳这样一个边缘的，低微的写作者。然而，即使最终的情感性令人失望，那些美丽的意象，仍然让我对宫泽贤治充满兴趣。琥珀，玻璃，松柏上的水滴；芒草，牵牛，叶的脉搏与树的肌理；风，星云，从狂乱可怖的天空落来的纷纷白雪；以及《关于山之晨明的童话式构想》中：“银星石的奶酪 而铁杉以绿色粗砂糖制成 树梢顶端 都带着葡萄般的大颗树脂。”宫泽贤治的诗歌像是私人博物手记，又像杂学家的标本集，他的自然温柔无害，即使有风险，有危难，也是甘心面对的。那种热爱与体会，全都融化在文字里，一笔一语，都值得作为电影场景的参考和模板——甚至冲破那样的感官局限，再现宇宙的某一瞬间，尘埃的永恒。从这个角度而言，也许他的文学特点与顾城有些相似。两人都写诗歌、写童话，半梦半醒，又明丽无比。两人都偏执、固守自我，为人远离，死于非命。然而，天才从来如此，生有多难堪，死也掩盖不了他们真切的绚烂。假设——宫泽贤治的诗歌能被更好的、更全整的翻译，我相信那种光辉不输顾城半厘。“逢旱落泪，冷夏忧心。世人称我愚昧……即使如此，我愿为之。”（此处冒昧引用日菁字幕组版本翻译，如侵删）还是要感谢译者，让更多人有机会了解到宫泽贤治。

《春天与阿修罗》

章节试读

《春天与阿修罗》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